

文獻帶路

「探訪」農林時期的校園生活

黃桂生

## 文獻帶路——

### 「探訪」農林時期的校園生活

黃桂生

本校創立於民國 15 年，是日據早期全台灣中等以上學校中設立得相當早的一所實業學校（即職業學校）。當時應考的資格是 \* 小、公學校畢業。小學校為專供通日語的學童（幾乎為日籍學童）所念；公學校則大多是臺灣本島人所念。

考入後，在校修讀五年，前三年學習基礎課程，到第四、五年級時，再依據學生個人的興趣，選修「農業」或「森林」等專業方面的課程。畢業後取得相當於目前高職畢業的資格；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能得到這份學歷是件極不容易的事！

創立的前二年，學校連教室都還沒著落，只是在宜蘭公學校借用教室辦理籌備、招生、開課，並且舉辦開學儀式；直到 2 年後，也就是民國 17 年 5 月 19 日新校舍正式落成、啟用，才歡歡喜喜地舉辦「新舍入住」慶典活動，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家。爾後幾年，經之營之，待至民國 25 年創校 10 週年之際，學校各方面的表現均如日中天般地耀眼。那年的校慶活動，扎扎实實地慶賀了 3 天：從尚農神社的感恩祈福拉開序幕，25 間教室裡的教學及實習成果展覽、運動會、園遊會……真是盛極一時。自此之後，日本不斷地在中國挑起禍端，還偷襲美國的珍珠港，終致引起世界大戰，戰火燒到自家也無法自拔！

學校的各項經費，有些來自於學生繳交的學雜費，但大部分則來自於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分擔。由於教育經費受到戰爭軍費增加的擠壓，學校建築等重大維修經費幾乎是長時期的停頓，校園裡原先那欣欣向榮的景象也慢慢地顯現出頹廢。

在農林時期（民國 15 年 5 月 12 日～ 34 年 10 月 25 日）的 20 年裡，前、後 10 年的校園生活，相差極大！

本文是學校早年發展中，受內、外在環境影響情形的一個回顧！

按：1. 小學校，為臺灣日治時期 1898 年起，以中央或地方經費所開設的兒童義務教育學校學制，相當於小學，小學校為專供通日語的學童（幾乎為日籍學童）所唸，科目與日本本土一般的尋常小學校完全相同。

2. 公學校，為臺灣日治時期 1898 年起至 1941 年，政府開設的兒童教育學校，入學對象大多是臺灣本島人。

#### 朝會·集會

農林時期的朝會是由校長主持。會上除實施生活教育外，另 2 項固定項目：一是「唱校歌」、一是「朗讀校訓」。唱國歌的時機，「據說」只有在四大節日（1 月 1 日「四方拜」，拜天地四方諸神明的一個儀式，由天皇親自主祭，亦為「團拜日」；2 月 11 日「紀元節」，紀念第一任神武天皇即位；4 月 29 日「天長節」，日本當朝皇帝壽辰；11 月 3 日「明治節」，明治皇帝冥誕。）或國家有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才唱。

農林時期的校歌共有 2 個版本。初創之時沒有校歌，民國 17 年井芹善藏到校任教後才奉命作「歌」。台籍人士蘇耀邦譜曲，這版校歌傳唱至 24 年，作曲者改由一條真一郎，歌詞未變。歌詞中譯部分，是農工時期畜牧科林達雄主任義務協助翻譯的。

#### 原文：

天そつる次高の

靈峰はるかに秀つろほとり

宜蘭の川瀬永へに

源泉滾滾盡せゆとこる

沃野を占めて聳ゆる麓

これぞ楽しき我が學びの舎

限りなき力きて

拓きゆく地腕はふるふ

自然の寶庫胸はをとる

弛ます僣ます御國の為に

努あ勵まん認勃のまつに

これぞ尊き我が學びの舎

#### 中譯：畜牧獸醫科 林達雄主任

參天而立大雪山

靈峰隱隱，一片錦秀山川

宜蘭川瀨，悠久綿長

源泉滾滾，無盡波瀾

沃野平疇之上，連麓高聳

這歡樂融融之地，是化育我的學府

以無垠無限的活力

揮動手腕，為了開拓斯土

這一片令人心胸雀躍自然的寶庫

不屈撓，不倦怠，為了我的國家

依循國策，努力奮鬥

這使人尊崇的學府

校訓中譯部分是本校洪若英老師義務協助的。

原文：

中譯：洪若英

國體ノ尊嚴ナル所以ヲ辨ヘ教育敕語ノ聖旨ヲ  
奉體シ各其本分ヲ盡スベシ

明辨國體尊嚴，奉行聖上頒賜教育方面之昭示，  
克盡皇國臣民之本分。

明ルク正シク強ク活キ奉公獻身ヲ旨トスベシ

開朗、正直、強壯、活潑，以獻身從公為宗旨。

職業ニ貴賤ナシ各自ノ天職ヲ樂シミ拮據勵精  
スベシ

職業無分貴賤，敬業樂群、勵精圖治。

禮節ヲ尚ビ廉恥ヲ重ンツ輕躁卑劣ノ行有ルベ  
カラズ

尚禮節、重廉恥，不可以有輕率卑劣的行為。

和表共同以テ共存共榮ヲ圖リ私利ニ奔ルベカ  
ラズ

團結一致、共存共榮，不汲汲於私利之追求。

這兩項活動與農校（民國 35 年 1 月～56 年 7 月）時期的作法截然不同，農校時期的朝會，除唱國歌外，升旗還要唱國旗歌（或演奏國旗歌）。校歌是在每週的週會時才唱。至於朗讀「校訓」一節，由於校訓從民國 30 年代起，全國各校都統一為「禮義廉恥」，很多中小學校採民國 23 年推行「新生活運動」時的註釋：「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掛置在學校的穿堂或是操場的圍牆上。高中以後，在國文的文選中都有原始作者管仲的〈牧民〉篇，再由老師深入解析它的微言大義。

每週週會結束前，校長會帶領全校師生朗讀「青年守則」：忠勇為愛國之本，孝順為齊家之本……事實上，該守則所談的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德和一些將來為人處世的準則，這些都是歷代聖賢要求做為一個「士」的讀書人該具備的基本風骨。

至於農林時期是否每週也有固定形式的週會尚不甚了解，但是有類似這樣的集會。例如：每學年固定排在學校行事曆上的幾次「詔書」或「敕語」的「奉讀式」：

#### 1. 「戊申詔書」奉讀式：

該詔書之頒發，是因為明治 41 年（民國前 4 年，西元 1908 年）10 月 13 日日俄戰爭時日軍打了勝仗；勝利後，全國社會風氣日趨浮華。明治天皇擔憂將會對國力造成不利影響，遂發表該文告，要全體國民戒除浮華、奢侈風氣，力求自立自強。

#### 2. 「教育敕語」奉讀式：

是明治 23 年（民國前 22 年，西元 1890 年）10 月 30 日日本天皇頒布有關教育方針方面的詔書，學校自民國 19 年以後，每年都實施。

#### 3. 「國民精神作興」詔書：

大正 12 年（民國 12 年）11 月 10 日大正天皇下詔，告誡百姓在關東大地震之後如何做好復興工作。民國 22 年 11 月 7 日起學校並擴大為「國民精神作興週」。該週每天朝會輪流由一位教官主講有關這方面的事。

這是排在年度「行事曆」上固有的儀式；此外，還不時有新的詔書頒發、加入。日本政府對這些詔書非常重視，如：民國 18 年 1 月 27 日奉載教育敕語「謄本」到校，「全校師生在校門口列隊恭迎」，並且還專案頒發專用金櫃供平時儲放天皇玉照、詔書、敕語之用。這座金櫃的門上鑄有日本政府機關專用的徽記。本校那座金櫃在宜蘭縣內好像是唯一的一座，70 年代前後已列為縣級文物，由縣政府造冊列管，現保存在本校校史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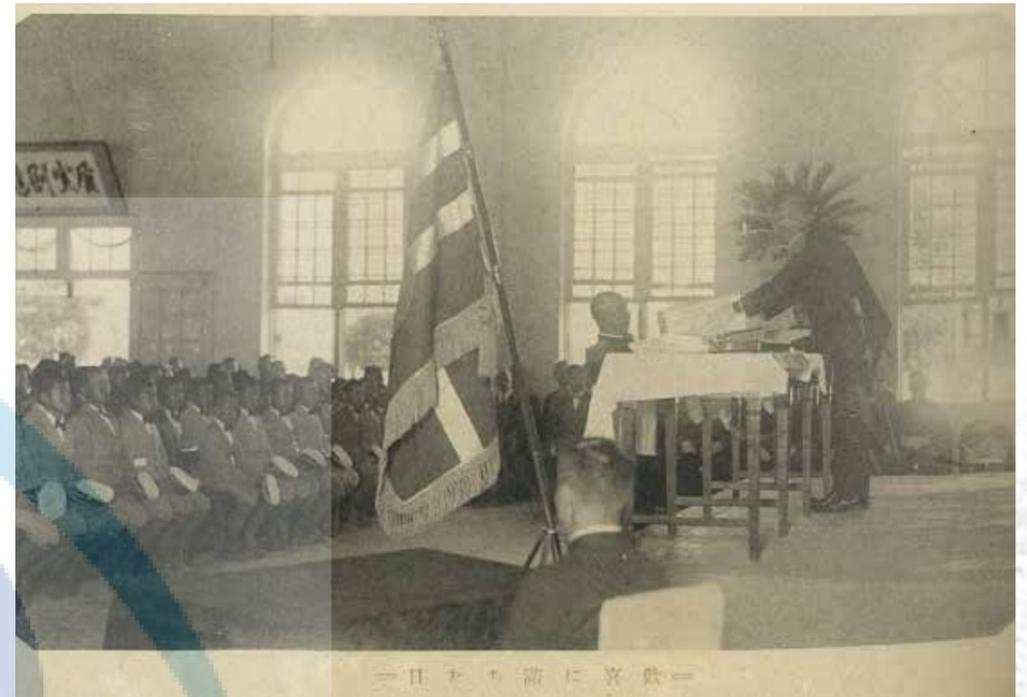
這些天皇玉照、詔書和敕語，在排定的「奉讀時間」典禮前，才由校長著大禮服躬親將金櫃大門開啟取出相關文件後，將之置於托盤內，交由隨行人員托捧至禮堂講台上安置定位。講台的左前方豎立著校旗。

這面校旗是民國 17 年（昭和 3 年）第一任校長柳川時代訂製的。旗面布料為「京都西鎮織」，綠底當中兩條白線，再以金線繡製校徽，還附有流蘇；這面校旗的時價是日幣 500 餘圓。同時間學校教務主任的年薪，才 1800 元左右，職、僱員的月薪也只在 100 元附近（當時的制度，教師以上人員是年薪職，僱員是月薪，工友是日薪），可見它有多麼高「價」華麗。由於它太過華麗貴重，不利於攜帶，故學校又另外製作了一面簡單些的旗幟供一般場合使用，那面「正校旗」除在禮堂裡有重大活動時豎立之外，其他時間均安置在校長室內。

這面校旗是在民國 17 年 5 月 11 日被正式授予後，民國 24 年 3 月 14 日西崎校長又親率全校師生由學校的「少年鼓號樂隊」吹奏下行軍至宜蘭神社，由藤崎社司主持校旗「入魂式」賦予「靈性」。



該時期的樂隊為校旗前導（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5 回畢業紀念冊）



重大集會時，校旗佇立在講臺前方（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7 回畢業紀念冊）



整裝前往宜蘭神社（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9 回畢業紀念冊）

### 學雜費用與修學旅行

學校早年收取的學雜費用，以現階段的標準來說，應該稱得上是「高學費」。

以民國 26 年（昭和 12 年）也就是第 12 屆新生入學第一次收取費用為例：當時學生的學費 40 圓、畢業旅行儲金 22 圓、校友會費 9 圓……（這些經費分成三學期收取）；除這些之外，尚有書籍費、實習工具費、制服、校外教學、雜支……，當時一年級新生第一次的註冊費就用了 105 元。那時候地方機關資深公務員的月薪還不到 100 元。可見當時的學雜費負擔有多重。

在上段中談到兩件事，特別值得深入瞭解：其一是學校每學期收取「校友會費」。這種稱呼與我們目前的認知有些差距。當年的校友會指的是學生入學後，就自然成為該校的校友。至於畢業後的學生，在正式場合直稱「畢業生」，他們之間的情感聯誼組織則稱「同窓會」。如：民國 26 年本校創校 10 週年紀念的刊物，就是學校以校友會名義發行的。

其二是自一年級入學開始，每位學生每學期都預繳「畢業旅行儲金」，為數不低，比 1 /

2 的學費還高。這筆錢收取後，由教師們籌組專案小組列管，每筆支出，都得有明確的交代。

農林時期的「修學旅行」與目前中、小學校實施的「校外教學」觀念十分相似。這項教學自民國 15 年初創時即已開始實施，例如：民國 15 年 6 月 17 日率領新生遊礁溪；12 月 8 日遊蘇澳。以後每學年一年級的新生大致的行程也都是近距離，當日往返。

民國 16 年起，二年級的行程大致上是到中部一帶去參觀旅行。如：民國 16 年 5 月 2 日第 1 屆的那一次往台中、嘉義去玩了四天三夜；民國 17 年 11 月 30 日第 2 屆讀二年級時的那次去的地方卻是台北、淡水一帶玩了 2 天 1 夜；三年級則是到南部參訪，第 1 屆去的時間是民國 17 年 11 月 28 日，路線及旅行的時間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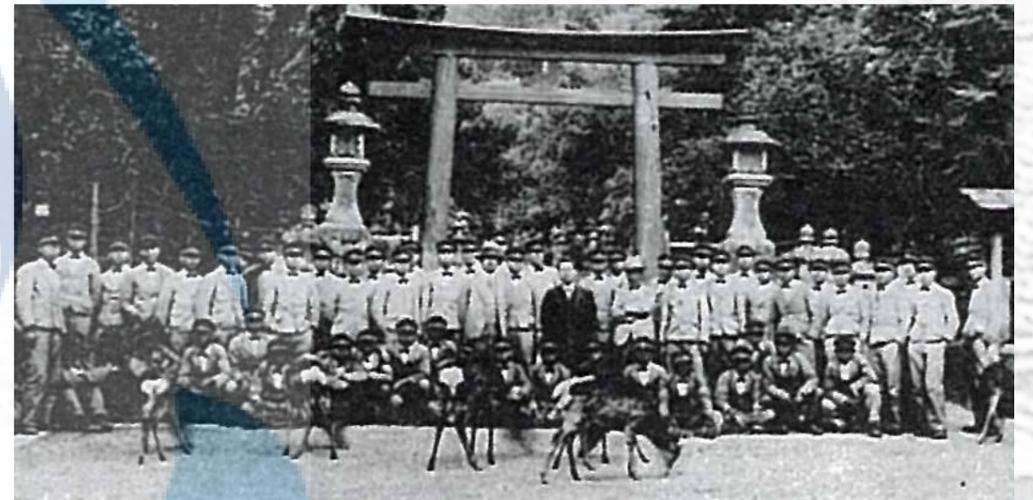
四年級的行程最受學生們期待，因為目的地是「內地」，也就是日本本土。除第 1 屆為時約 15 天（民國 18 年 4 月 22 日至 5 月 7 日）外，其餘各屆都在 20 天以上。（第 2 屆民國 19 年 4 月 7 日至 27 日、第 4 屆民國 21 年 4 月 8 日至 30 日……）時間長的原因，可能那時候往返是搭船，受船隻班期的影響。目前對他們的行程所知有限，除各屆隨行輔導師長姓名和畢業紀念冊上有幾張在日本時的照片外，其他部分幾乎一片空白。有待來日補充。



日本本土修學旅行——五十鈴（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2 回畢業紀念冊）



日本本土修學旅行——二重橋（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3 回畢業紀念冊）



日本本土修學旅行——奈良（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3 回畢業紀念冊）



日本本土修學旅行——江之島（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 3 回畢業紀念冊）

五年級是環島旅遊，5～7天不等。

以這種「修學旅行」的方式，各學期預繳的那點費用，哪裡能夠應付？尤其是家境不十分寬裕的學生為數也不會太少，怎麼「玩」得起？若從學生的經濟條件著眼，筆者倒比較喜歡目前各級學校的作法——畢業旅行，讓各生視家庭經濟情況自由參加比較好。

### 校慶與運動會

本校創校時間有三說：一說是3月31日，也就是日本政府核准成立時間，在農林時期總督府的「一覽表」上的「創校時間」是這樣寫的；一說是7月12日，根據的是第1屆校慶日原訂的是5月12日，因適逢天花流行，地方長官與州知事有民意代表拜訪等原因一再延遲，直到7月12日才算完成了第一次的校慶慶典活動。但依據十週年校慶時校友會出版的《創校十周年記》裡「學校記事」（相當於現代學校裡的「大事紀」）上明載民國19年5月12日「校長講話，會後每生分享紅豆麻糬，20年時亦然，22、23年時有提到校慶，未再提及吃麻糬事；筆者猜想當時學生的心裡會有些失望吧！

按：日本人的習俗過生日要吃紅豆麻糬。中國南方人則是吃「麵」，講究些的還要拜壽，《紅樓夢》裡寶玉等數人同日過生日，彼此拜來拜去，吃麵作樂的那一段，寫得十分精彩；台灣人有吃豬腳麵線的，也有吃水煮蛋，自己剝殼，象徵去除霉運的意思。「祝你生日快樂」吃蛋糕、吹蠟燭是後來引進來，不是固有的習俗。

那時學校重大活動的安排，不是放在校慶期間，而是在每年一次的運動會上。農林時期的運動風氣很盛，其原因一者是軍國民教育的需要，再者是當時宜蘭地區除本校外，沒有一個較大的運動場（其實本校那時的運動場，跑道也只有200多公尺，學校運動場的跑道由200多公尺改建成400公尺，是民國65年間的事，新建者屬籃曲式標準型，其比賽成績是受國際運動單位承認的。），還有兩座標準的軟式網球場地。每年10月初學校舉辦運動會時，宜蘭三郡（宜蘭郡、羅東郡、蘇澳郡）的軟式網球賽必定會乘機擠入，安排賽程（通常是第一天下午打預賽，第二天打決賽）；此外，宜蘭廳轄下18所小公學校也會在此時段的前或後幾天安排大型的運動會，參加的兒童為數超過三千人，主要是看上這邊的運動場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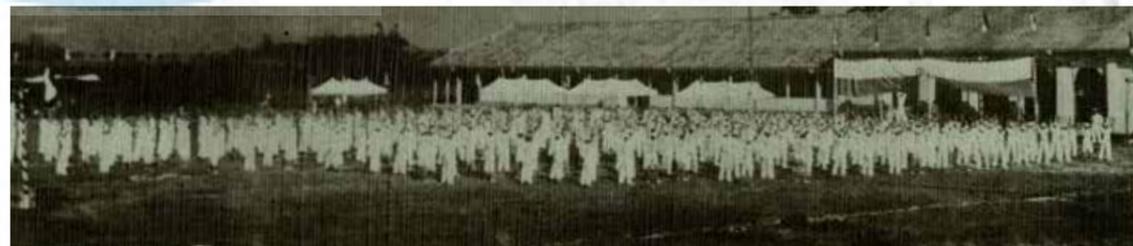
學校在民國18年10月2日辦理第1屆運動會，由於縣內這樣大場面的運動賽事，平常根本沒見過，再則500位青春洋溢的青少年，整齊劃一的韻律舞動，陽剛、活力，當然讓人看得目不轉睛。尤其是在這些健兒中，有好些曾在全台的競賽活動中獲得過冠、亞軍的肯定。藉此時機來「追星」——當今社會如此，在那資訊尚不發達的年代更是難免。每年運動會可說是萬人空巷，好似在舉辦嘉年華會一樣。

當第1屆完美舉辦之後，爾後慣例都是在10月上旬舉辦，幾乎沒有例外。

又：農林時期的體育節是在每年的11月7日。本校自民國18年起，每年在這個節日的前後都會舉辦長距離的路跑活動，如：民國18年11月6日全校登礁溪富士山、民國19年11月4日礁溪長距離往返路跑、民國20年11月7日在壯圍鄉過嶺舉辦長途競走……等。這項活動也是往後各時期每年年終路跑活動（男生8公里、女生3公里）的濫觴。

### 學寮

本校建校初期，台灣中學以上的學校十分稀少，當時台北州轄下也只有北一中、北二中、北工、北商、一女中、二女中、三女中、基隆女中及本校共九所高中高職；學生來源以蘭陽三郡為數較多。由於當時各地的學校太少，其餘地區包括：花蓮、中南部，甚而遠至澎湖者，大批學生趕來赴考（民國26年前後，當時學生來自「台北市」的約占511位，新竹州次之89位，台中州22位，花蓮16位，澎湖2位），外縣市報考生錄取的比例也很高，伴隨而來的是要解決他們的宿、食問題。民國17年5月19日校園全部竣工，正式遷入時，學生宿舍也已可以遷入了。三排學寮（即學生宿舍，現今圖資館建地，就是當年學寮的全部）不夠住，部分外縣市來的學生，有些寄宿在親友家，有些則在學校附近租房子住，與現今的形式有些相似；在地生有靠火車、汽車通學的，有騎自行車的，當時學校規定可以騎車的條件是「步行超過一小時以上者」才能申請，由於條件較嚴，每班好像只有2、3位合格，其餘的通通只有「安步當車」。



運動會大會操（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2回畢業紀念冊）



舊學寮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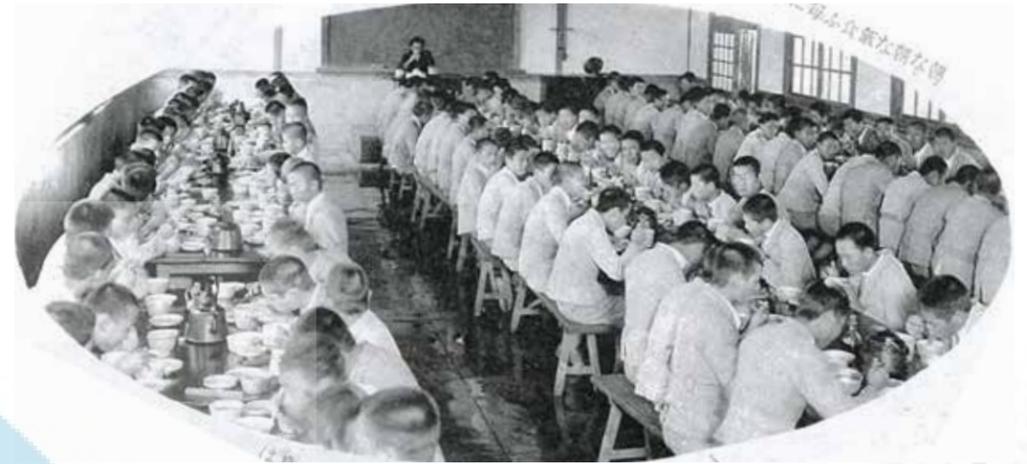
學寮 (摘自本校第一輯校史)

由於住校生多，那時候「吃」的條件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只有伙食團一途，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選擇。

伙食團的廚房就在宿舍附近，每次吃飯時間，靠擊鼓聲召集大家入座。由於這種方式行之有年，學校附近的人家早已習慣這鼓聲，私下流傳著一句「農林學校擊鼓，吃飯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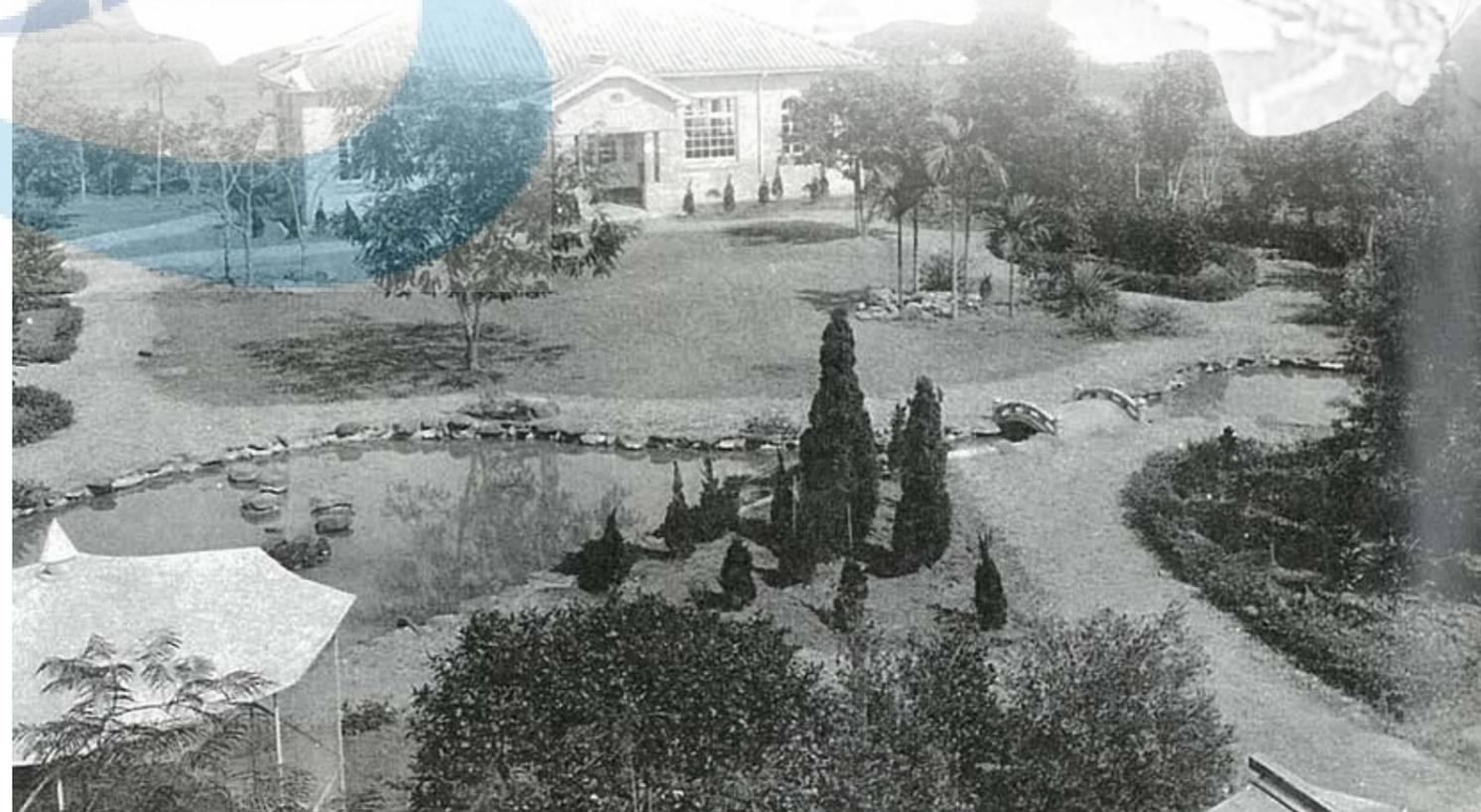
廚房內正忙著備餐 (摘自本校第一輯校史)



飯廳用餐中 (摘自本校農林學校時期第3回畢業紀念冊)

住校生的休閒生活十分充實，多采多姿，在宿舍與宿舍之間的那些空地，他們能運用所學美化成庭園。民國23年10月5日(昭和9年，1934)建在學寮東側的「修養室」(現為本校校友服務中心)落成後，他們更多了一所看書、弈棋或其他靜態休閒的場所。當學校晚自習結束，若還想繼續看書的學生還可以到這邊多看幾個小時的書。

修養室前那片園景，有小橋、流水、亭台、樹蔭和那如茵的芳草坪，四周一片寧靜。這座小橋的遺跡在民國70、80年代仍在原處。(摘自本校農林學校時期第5回畢業紀念冊)





庭園 (摘自本校農林學校時期第3回畢業紀念冊)



▲►修復後的農林時期  
修養室，現為校友服務  
中心



### 學業及實習教育

農林時期專業師資的任用十分嚴謹，以全盛時期民國 28 年前後的師資情況來看，當時 20 位教職者中，台北帝大畢業者 6 人、北海道帝大 3 人、東京帝大 2 人、國防院大學 1 人、東洋大學 1 人，千葉、長崎、鹿耳島等專科學校畢業者約佔 6 人，陣容不能說不強。

日本人做事非常刻板、認真。他們無論是教學或實習都「按表操課」，例如：教學按預定的教學進度施教、實習課程按學校全學年排訂的實習項目操作——某月某日某年在某個農場實習，從事哪個項目，事先都規劃得好好的，到時候只是按表操作，毫無例外。他們在教學與實習上如此，甚至連器材使用、保管，值班時候做哪些工作，那些注意事項都形諸於文字，建立了 S.O.P.，這種教學態度，真是值得肯定、效法。

他們每個學年的各種教學、施政成果都要按總督府要求的規格呈報上級單位存檔，這幾年這些檔案陸續開放上線，這次學校編寫《百年校史》時，不少資料都是從這裡蒐集到的。

本校自民國 21 年 1 月 11 日舉辦第 1 屆「農業祭」開始，每學年都會定期舉辦以學生實習成果的品評、審查為主的大型「實習成果展覽」。

每年品評項目約在 2500 項上下，當天除頒發優勝者獎狀外，也有園遊會和開放外界參觀；晚間在宜蘭市公會堂舉辦農業通俗講座、教育影片欣賞或舉辦音樂會等藝文活動與鄉親同樂。這項活動亦為地方上年度盛事之一。(民國 23 年 1 月 18 日舉辦第 3 屆；民國 24 年 1 月 13 日第 4 屆；民國 25 年 1 月 11 日第 5 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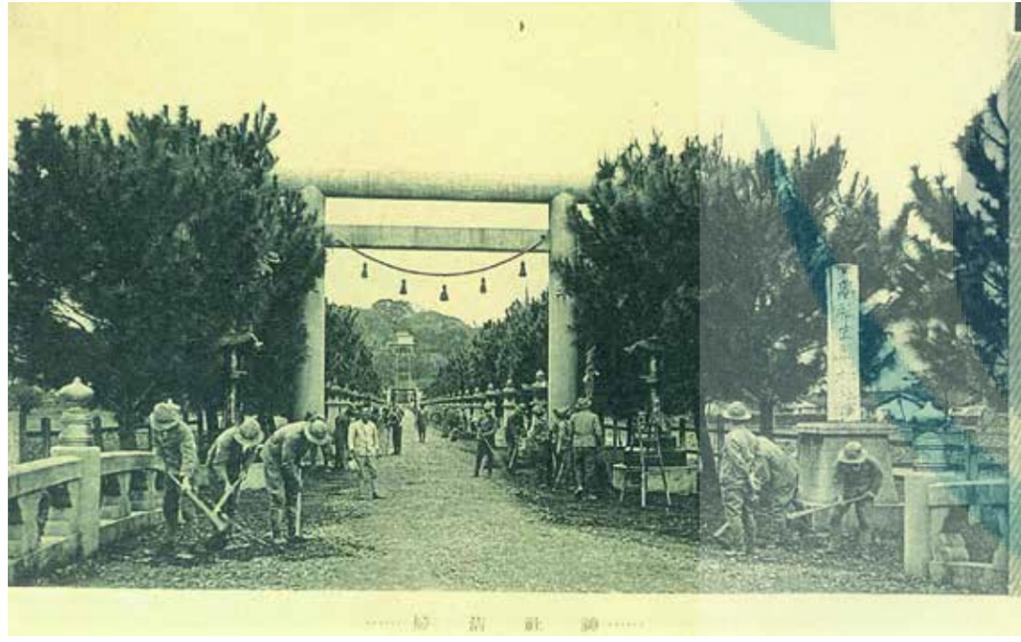
### 參拜神社與軍隊訓練

宜蘭神社主要祭祀的神祇是日本國的「大國魂命神」和日本建國之母「天照大神」。「大國魂命神」別名「國魂神」，是日本神話裡象徵國土開拓、支配和經營的神明；這種信仰在日本本土好像未曾見到，但在日本新開拓的北海道，以及從滿清政府手中割據得到的台灣，日本政府推展得十分積極，全台灣就有 20 座這樣的神社。

日本政府十分重視台灣各界人士參拜神社的情形，例如：

1. 各屆新生入學後的前幾天必須前往參拜，如：民國 15 年 5 月 3 日開學第三天全校師生皆前往；第 2 屆民國 16 年 2 月 15 日、第 3 屆民國 18 年 5 月 6 日……。
2. 教諭、教官等就職前後要去參拜，而且新聞上還會報導，如：為校歌寫詞的井芹教諭在民國 17 年 5 月 28 日入校前前往台灣神社正式參拜的消息，29 日就見報。

3. 四年級學生至內地（日本本土）修學旅行前要去參拜，如：第5屆在出發前的民國22年4月6日就去。
4. 每年10月28日宜蘭神社本身的祭典活動全校師生必須參加；4月27日靖國神社祭，4月30日建功神社祭，這些場合都要採「大遙拜式」祭或至宜蘭神社參拜；參拜後校長必定會「講話」。
5. 每年3月10日「陸軍紀念日」軍事訓練活動結束後必定會安排參拜宜蘭神社。
6. 民國25年1月7日日本退出「海軍軍縮會議」。次日，學校明定以後每月28日黎明全校師生必須前往參拜宜蘭神社。



宜蘭神社，除例行的參拜外，平常的環境維護工作均由本校學生負責。（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9回畢業紀念冊）

在軍事訓練方面：日本在民國20年代前後，對各級中等以上學校的軍事教育就要求得十分嚴格。他們訓練的方式，從迎送軍旗、部隊移防，部隊長官每年定期查閱學校、教官的訓練成果及不斷地進行閱兵分列式，各種演習和戰地訓練，來遂行其軍國民教育知識的灌輸。在此僅列陳幾個較大的案例：

1. 全校師生至車站或至宜蘭橋迎接部隊換防（民國19年10月7日、民國20年9月24日、22年9月11日駐軍分屯中隊換防；民國22年2月20日山砲中隊來宜），分屯中隊軍旗祭，全校師生至車站恭迎、恭送（民國24年4月16～19日、民國24年6月24～25日）

2. 每年本校軍事訓練的成績，由地方駐軍部隊的部隊長定期來校查閱，通常是由第一聯隊聯隊長親自擔任查閱官的工作；查閱完畢後，還會舉行閱兵及分列式。僅列舉幾個日期如下：（民國16年10月27日、民國18年1月18日、民國20年1月6日、民國22年1月20日、民國24年4月9日）。
3. 自民國21年起，每年3月10日為「陸軍紀念日」（紀念明治38年日、俄在奉天的那場勝戰），每年的這一天，除軍事訓練活動外，例如：民國21年參加駐軍分屯中隊在鄉軍人聯合模擬戰；民國22年時四年級參加演習，三年級以下各班在宜蘭橋畔見習；民國23、24年皆如此。通常，演習結束後還要前往宜蘭神社參拜。
4. 民國19年11月2日，台北州下中等學校在台北練兵場舉辦的聯合演習，北一中、北二中、北商、北工、農林5校1,051人參加的大型演習，自2日下午1點半至次日清晨；從遭遇戰打至拂曉戰。演習結束，再由片山知事主持閱兵、分列式後，還要聯合參加遙祭明治天皇（11月3日為明治節）的儀式，這次的場面最為壯觀。



經常性演練（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2回畢業紀念冊）



藤重部隊長親閱（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9回畢業紀念冊）



軍旗祭日（即分列式），校旗在最前方。（摘自本校農林時期第7回畢業紀念冊）

### 農林時期的後十年

縮減學程：按正常情況下，本校 15 屆畢業生的畢業典禮應該是排在民國 34 年的 3 月，為因應戰爭需要，卻提前在民國 33 年 12 月 26 日畢業。畢業後全部直接調往軍中服役，16 屆校友更提早一年多，與 15 屆學長同時離校，到軍中報到。

擔任「學徒兵」：17 屆校友那時就讀三年級，因時局需要被編為「學徒兵」；連 18 屆就讀二年級的學生亦同時納入。他們不算徵召服役，只是將學校教育完全暫時歸軍隊掌管。全校被劃分成好幾個「學徒兵連」，連上的軍事訓練，由正規軍擔任，主要是接受各種「反空降」及「反登陸」等防衛性質的訓練（因為台灣正好位居美國攻擊琉璜島的航線上）。學生的行動原則上仍由各校老師帶領。部隊官兵對師、生仍十分尊重。

各部隊訓練的地方，有分配到古亭國小的、有分配到深溝或其他地方的，並且在那兒擔任戍守工作，且不時換防，晚上在那兒巡守過夜；學校授課全停頓了下來。當時的訓練課目有手榴彈投擲、步槍射擊、劈刺、偽裝、奇襲、偵察技巧等項。這些項目都是在反覆練習，目的在訓練學生們的臨場反應。

修建機場：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就進入戰時體制。當時在台的各項設施與訓練都是朝反登陸、反空降作為準備的方向，日軍在宜蘭先後建有南、北、西等三處軍機場，南機場的現地是宜蘭科學園區，北機場位在金六結營區，西機場在金車酒廠一帶。

南機場是專為日軍神風特攻隊機群起降、訓練的基地。

這座南機場始建於民國 33 年春節之後，那時對外的稱呼叫「做公用地」。施工之前，日軍早已完成所有測量、規劃方面的工作；民間支援的部分，是藉大量的人力，將那片原本高低不平的農地挖填為平整的機場。他們並完成先期作業：將全境劃分成幾個責任區，責任區內的地面是要填還是挖？數量是多少？挖下的土運往何處？或是要填所需的土方從何處取來？都各有標示。那次因施工時程很趕，動員的人力包含公務人員及中小學生，不僅是宜蘭，連台北地區各中學的學生都分配有責任區。他們乘火車過來，晚上就在宜蘭市附近各小學過夜，直到將責任區的工作做完才能離開。

全部工程大約在半年內趕建完成。落成之後，即有大批飛機飛來，平常都在機場附近訓練飛行。

機場也被美軍炸過，後來日軍要宜中及本校學生以欺敵方式——用竹子做機翼及機尾製作假飛機；要是假飛機被炸彈炸中，躲藏在附近的正規軍會立即在附近燒起一堆火來，用以「亂真」，美軍吃過一、二次虧後也就未再上當。

### 窮兵黷武的遺害

日軍的侵略野心太過強烈，自民國 20 年在中國東北引起的「918 事變」開始，民國 21 年在上海江灣、民國 22 年 6 月 17 日日本宣布脫離國際聯盟、民國 25 年 1 月 7 日又宣布退出世界「海軍軍縮會議」，直到民國 30 年公然偷襲美軍珍珠港後，遂觸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終至大日本帝國名存實亡。

這場戰爭遺害，不僅讓農林時期的後十年的學生無法正常求學，連後繼的農校時期亦長期陷於校園殘破不全、久久無力修復的窘境。這個困擾直到 70 年代中期才略見起色。

## 資訊來源

有幸能參與本校百年校史的編纂工作。這次就蒐集到很多農林時期的文獻，如：當時頗具分量的新聞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灣總督府列管的舊時檔案「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歷年呈報的）『一覽表』」、學校校友會發行的《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創校十周年慶》特刊，以及為數不少與該時期有關的學術文獻。學校對這些資料非常重視，特邀在校兼課的呂金枝老師予以中譯，方便工作同仁運用。

作者本人與林淑妙老師曾參與本校第一本校史《國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校史》編撰，現又參與了這次百年校史的編纂和指導工作。民國 60、70 年代的老同事中，大多數都成長在跨農林、農校那兩個時期，如：在出納組服務的蕭陽山組長，是農林 12 期畢業的；老校友會長林燈、理事楊乾巽等常來學校，都常有向他們請益的機會。那段時期的點點滴滴，就是像這樣慢慢累積起來的。

感謝那些曾經為學校默默付出的前輩！

## 作者簡介

黃桂生，高職時期兼任土木測量科主任，學院時期為土木工程系副教授，現已退休。退休後在本校圖資館長期擔任志工。先後參與本校各輯校史之策劃與編纂等工作。